

送锦旗

□肖建国

一年前，老家的邻居曾给我打来电话，说房子多处漏水，仅靠捡拾漏子补点瓦片，可能不行。要大修。

大修的意思是，要把屋顶揭开，把坏了的椽子换掉。再苦上稻草，覆盖新瓦。

这工程有点大。邻居说。

邻居给我电话，母亲刚好在旁边。她来南方一年有余，听到乡音，倍感亲切。忙要过电话，杂七杂八与邻居交谈起来。

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母亲才将电话还我。她对我说，修房屋的事，你不用操心。她会找人搞定。

见母亲蛮有把握的样子，我便不再过问。

那段时间，我工作较忙，常常是早出晚归。早上我走时，母亲还未起床。晚上我回来，母亲已睡下。母子俩虽住在一起，可见面的机会并不多。

一天晚上，快十一点，我才回家。母亲竟然没睡，显然是在等我。母亲说她老是打不通东子的电话，是不是东子换了号码，还是……

东子是村长，比我小十多岁，小时候常在我家蹭饭吃。按辈分，他叫我小爹，称我母亲为小奶。东子当村长时，村里年轻人基本已跑光。人没了，村子也

很快破败，连行政编制也不够格。就好比战争年代，几场炮火下来，把本是一个连的人马，打得七零八落。只好与其他部队合编。

我们夹河村就与旁边的四官村合成一个行政村，取名四官村。因为人家的人口多，地盘大，我们不得不臣服。

东子幸运，当上了合并村庄后的第一任村长。他把家搬到县城去住，成了“走读村官”。我翻查通讯录，上面的号码与母亲手机上的一模一样。

母亲说，家里有椽子，有小瓦，让东子牵头个，找老成、小惠、柱子、光头（母亲已知光头回到村里住），抽个半天时间，就能把房子翻修好。

母亲是干过农活的人。耕田耙地，不在话下。虽说没参与过起屋造房，但在乡下几十年，耳闻目睹，积累下很多农事经验。对于房子如何摆弄，需要多少人工时间，她还是有精准算计的。再者，她所叫的人，都经过反复推敲。老成、小惠是我们这个家族的小辈，每年初一，都要到我家磕头拜年。柱子能娶上媳妇，多亏母亲当的红娘。至于光头，从小和我一起玩大。用母亲的话说，若是她在老家，只要张张口，这几个人分分钟

必到。母亲常说，人在世上活，图的是啥？恩情。

母亲第一次给东子打电话，东子听说后，连说好办好事。只是这几个人（光头除外）都在跑生意。他约好时间，大家才能一起回去。

见东子答应得如此爽快，母亲也非常高兴。她一高兴，就说了几句电视中常听到的话：冬子啊，不要说小奶对你们还有些恩情，就是普通老百姓，你们也应该积极帮忙，因为你是村长啊，群众利益无小事。你说对不对？

冬子连说对，对，对。

隔了几天，母亲再次给东子打电话。东子说，小奶啊，我正忙着呢，等约好大伙再回复你。这一等，就没等到回音。

母亲多次给东子打电话，竟然无法接通。母亲不无担忧地说，冬子会不会被抓起来了？听说这年头，有些村官都成村霸了。

我安慰母亲，别多想，明天我试试。

第二天，我告诉母亲，已联系上东子，他手机进水了，刚修好。母亲长长舒口气。

母亲同东子频繁联络起来。她交代东子，要用什么样的

椽子，什么样的瓦片。如果椽子不够用，在厨房的柴草垛下，还藏有几块松木。放了好多年呢，可拉到街上打打。

东子连说好，好，好。

不几日，所有翻修的材料都准备好了。东子在电话里汇报，找个良辰吉日，就可动工了。母亲怕耽误老成、小惠、柱子做生意。忙说，又不是造新屋，择啥日子呢，凑大伙时间就行了。

东子说，好日子才能办好事情，办了好事小奶您就能长命百岁啊。

母亲笑得合不拢嘴。

真的，只半天，房顶就焕然一新。

东子通过微信发来几张照片，其中有一张最为醒目：蓝天白云，绿树瓦房。老成、小惠、柱子，坐在屋脊上正劳动。他们嘴里叼着烟，一脸灿烂。

母亲拿过我的手机，看一张点评一张，老成哦，真显老了。小惠哟，咋还这么瘦。柱子呢，还那样邋遢。这家乡人啊，整体都没变，没变！

——噢，这房顶没苫好，瓦缝对得不齐。

母亲这一声“噢”，如同一枚炮仗，在我心中炸响。我赶紧拿起手机说，让我看看。

其实我根本没有去看那

瓦缝，而是快速往上翻。翻到那6000块钱的转账记录，迅速按下删除键。然后，懒洋洋地把手机递给母亲。我说，老人家，别那么挑剔，其实是不错的。

母亲说，也是，也是。这年头，能来帮忙，就算不错了。秀文啊，我想请你写两句话，制作一面锦旗给村里寄回去，怎么样？

我很有些吃惊地望着母亲，东子让你写的？

母亲说不是。总感觉心里过意不去，给乡亲们添这么多麻烦。又没请他们喝一口水，送面锦旗回去，也表达下心意啊。电视上不经常这样吗？

我说，那干脆寄点钱回去多好啊。

母亲不高兴了。钱，钱，钱，你怎么张口闭口就是钱。乡里乡亲谁家没点难事，帮点小忙就收钱，你以为乡下人像城里人这样刻薄啊。

我无语。为哄母亲开心，我写下两行字，让她去制作锦旗。

乡里乡亲情义重

互帮互助显真情

据母亲说，这锦旗她寄了回去。东子连夸，写得好！我回老家，从没去过村委会，也不知道刘入职还不到半年。

“老刘，快过来快过来。咱俩去赚一笔外快吧。”老王眼尖，看到在小区角落洗拖把的老刘，朝他招手。他俩都是繁华里小区的清洁工，老王负责扫地，老刘负责拖楼梯和电梯。平时他俩比较谈得来。

“赚啥外快呢？”老刘将拖把倒转过来，靠在一旁的树上。

“走，走，走。就在前面。”

“前面有啥呢？快说吧，我要干活呢。”

“很快就到了，到了就知道了。”

转过一道弯，来到2栋的架空层。“这里没啥呀，我要回去了。待会主管看不到我干活，要扣我工资了。”老刘准备往回走。

“到了，到了。”老王一把拽过他，扯到一个角落。

“嗨，这里没啥呀。”老刘嚷道。

“你看，这席梦思和家具，我们可以将它们卖掉换钱啊。”老王指着靠墙的家私说道。

“这是人家业主的东西吧。席梦思和家具都还很新的，不会有人就那么扔掉吧。”老刘摇了摇头。

“现在不是我们年轻时那个省吃俭用的时代了。这个小区不少业主嫌弃之前的家私款式老土，七八成新就扔掉也时常会有，我之前遇到过好多回了。”老王在这个小区做了七八年，而老刘入职还不到半年。

“我剥掉席梦思外面的布壳，里面弹簧可以卖七八十元；你将那两个衣柜拆掉，当柴火卖到废品站，估计也能拿到三十元的。下班后可以借下公司的三轮车运过去。”老王点拨老刘。

“这外快我还是不要了。你稀罕你自己要吧。不过要剥席梦思的壳，你也要等两三天，确认是业主丢掉的，再下手也不迟啊。”老刘拔腿边跑边回头说。

下午上班后，工房被围得三层外三层。老刘一惊，担心自己迟到了。看了下手表，幸好还有两分钟才到下班时间，他连忙穿过人缝打了卡。

只见老王像霜打的茄子，低着头缩在一旁，见到老刘在看自己，忙将目光移开。旁边一位少妇涨红了脸，正朝他瞪眼。

物业经理看到了老刘，就让老刘拿个主意。老刘一时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问他能拿啥主意。

物业经理看他一脸懵圈的

定还。”

好不容易挨到月底，打田二的电话，通了，无人接听。

林九有些恼火，发信息给田二：原来说一两天，然后说周五，之后说过几天就有，再说月底肯定有。今天是最后一天，有还是没有？打你电话又不接，给个电话或者捎句话总行吧。

很快，田二回了信息：老弟，不好意思，没拿手机。刚看到信息，最近实在困难，过一段时间吧。

过了半月，毫无音讯。林九有些后悔，庆幸没有把钱全部拿给田二。他发信息给田二：小半月过去了，你说的一段时间是多久？能不能给句准话，总想着钱这个事，费脑筋。

25号前给你。田二没接电话，却回了信息。

林九掐指算了算，今天13号，不到两周就25号，忍一忍吧。

到了25号，林九从白天等到晚上，依旧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打电话给田二，一直无人接听。深夜12点，林九提醒田二：今天是25号。

田二没回信息。田二在老乡会上说过，他回到都是把手机调到静音，丢在鞋柜上。不管多大业务，一概不理，以免打扰家人休息。

第二天上午，林九准时，发微信给田二：今天26号，有，还是没有？你欠别人的不还，是你的本事。我们是前后村的邻居，没必要为钱伤感情！电话不接，微信不回，你直接说，林九的钱，我不还了或者还不起了，都行。不要再说还还还，又不还！

过了半天，田二发回信息：我昨晚跟几个老板喝酒，喝高了。你那钱最近实在没有。你放心，不会还你的。前后村的邻居，你也不要说得太难听。

林九忍不住回了一句：你跟谁忍不住了一句：你跟谁忍不住了一句：你不关心。前后村的邻居，在这里又只隔条马路，有困难可以说明，有急事可以告知。借给你钱，说还说了七八次，被你要来要去，真的很烦。

说完，林九把田二的号码拉黑了。

那年，林九回老家过年，后村的罗奶奶送来一沓钱，硬要还给林九。罗奶奶是孤寡老人，林九每年都会给点小钱。

林九娘怨儿子，做人不能太小气。

原来，田二早几日回村，让他几个亲戚四处散布，林九在鹅城放高利贷，认钱不认人。

田二拿出那张租地合同，一万块一股，筹资几十万。他给每个股东提前预付了大半年的利息，十分阔气。

林九听了，后脊梁冒冷汗。

前一天晚上，女人做了个噩梦，惊醒后，额头被冷汗浸得湿漉漉的。耳畔，传来男人富有节奏感的呼噜声。女人想推醒男人，和男人说一说刚刚那可怕的梦境。听老一辈人说，夜里做噩梦立马叨唠叨说破了就没事了。可手触碰到



○时光印记

周文静 摄

呼噜

魏亮

整整晚点四个小时。时至深夜，想着女人肯定睡了，男人便没给女人打电话。

拖着行李箱，男人站在家门口轻轻地转动钥匙，门开了。踩着脚踏，男人就着手机手电筒光寻找拖鞋。

咦？

卧室里怎么会有人的呼噜声？！那呼噜声似乎很有节奏，从鼻腔里长长吸进来，又从鼻腔里缓缓呼出去。

瞬间，男人血往头上涌。

电光火石间，一个念头一闪即逝——不可能！自己的女人绝非……

满腹疑惑的男人推门而入，左手顺势往墙上开关处一抹。天花板内的筒灯和内嵌式的射灯，齐齐亮了起来。

乍亮的灯光下，惊醒后的女人揉了揉眼，坐起身来，眼神里还残存着惺忪的睡意。

老公，你怎么才回来？女人看到男人，边说边翻身下床。

此时，那个男人的呼噜声仍然很有节奏地一吸、一呼、一起一伏。

男人不答，自顾自循声望去——床头那只手掌大小的智能蓝牙音箱，正鼻息如雷。

看见男人的表情，女人一下子恍然大悟，颤然而笑。

老公，看你那傻样儿，你走之前的那天晚上，我用手机偷偷录下来的！女人似乎非常开心自己的创意，还娇嗔着点了下男人额头：当时有六个多小时呢！你是不是还没听过自己的呼噜声？

男人呆怔在陌生的呼噜声里，摸着后脑勺尴尬地笑起来……

卖茶

李艳

老黄和老李这对“冤家”，自从上次斗茶老黄认输后，就再也没有斗过茶了。

老黄心有不甘。他几次故意从老李家楼下走过，都没有“巧遇”上。

周末一大早，老黄直接跑到老李家，敲开门后，问道：“老李头，这些日子你怎么不来喝茶了呢？”

老李嘿嘿一笑：“不去找你喝茶，让你寂寞寂寞。”

“好像你并不寂寞似的，我今天可是来报仇的。”

两人坐下后，老李拿了一包看上去很普通的茶请老黄喝。

“还用上次赢我那招吗？把你茶藏起来，拿包便宜茶，又打着每个月闺女给你买好并亲自送来的亲情茶来挤对我吧？”

老李头用手点着老黄笑而不语。谁料，茶汤出来后，汤色绿中透黄，茶香四溢，喝罢舌底生津，回甘持久，闭目冥想，仿佛置身于深山密林之中，大自然的清野气息如藤蔓般环绕着周身。

“老李头，从这茶汤里可以看出你最近修炼升级了，品味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呀。”

“我啥档都不是，我现在只追求最原始最绿色最原汁原味的原生态。”老李边说边打开手机，点开一段视频让老黄看，只见屏幕上出现了一片植被茂密的崇山峻岭，山中溪泉涌流，层林叠翠，烟峦云雾之下，是数万亩的茶园，几个采茶姑娘缀在一片翠绿之间，简直就是人间仙境。

“这是哪儿呀？景色真不错。”

“你刚喝的茶，就产自这里，我老家，乐昌沿溪山。”

“怪不得你这么喜欢喝茶，原来是茶乡人。”

老李打开了话匣子，讲起了这包茶的来历。“陆羽在《茶经》辑录全唐名茶，并记载：‘岭南茶生韶州，其味极佳。韶州生黄茶，产于韶州各县，成以乐昌为贵。’

其中的黄茶其实就是乐昌的白毛尖。由此可见，韶关白毛尖在盛唐时期就已经声名远扬。

还有个传说，说的是清朝乾隆爷游江南时，天气炎热中了暑，一位随行的广东官员用乐昌的白毛尖煎成浓茶汤给他服下，几天后，身体痊愈的乾隆爷龙颜大悦，盛赞此茶‘神、奇、妙